

读后有感

寻找山水间的精神原乡

读周树根散文集《山水梓桑情》
流泉(市直)

在《山水梓桑情》里 ,周树根对家乡风物人情和地域文化的感受 ,既是个体生命朝向生活的思考 ,更是一个作家心灵之于客观世界的观照。在这里 ,山水不仅涤心 ,还是一种成全。山水间孕生的万事万物 ,在作者眼里 ,总蕴涵一个清晰的精神向度 ,在召唤。作者正是在这不停的召唤声中 ,一路前行 ,点滴都是靠近 ,都是回归。

他的内心无疑拥有一片山水的澄明 ,这样的一份 澄明 不仅源自行走 ,更源自对世间万事万物的敬畏。行云流水的笔端间 ,我们不难发现 ,透过山水呈现并一一传递给我们的其实是依附在心灵上的一种触摸、关切、抵达。可以这样说 ,他的叙写 ,从最熟悉的 物象 入手 ,于细微处用心构建山水之宏阔 ,生命之博大。某种层面上 ,也是一种寻找、重建。在生活中寻找 ,在现实中重建 ,真正属于作家自己的那一个理想中的 精神原乡 。他的文字貌似描摹 此在 ,却又往往趋之 彼时 ,因而 ,他的书写 ,同时具备鲜明的 意义 扩张性 ,有效彰显其文字恰到好处的表现力。

作者对文字的热爱首先来自于山水。在景宁这一片古朴、灵性的山水中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他的文字纵横捭阖 ,处处流露一个身在基层的作家内心执着的挚爱与坚守。全书分 驴行 走村 乡愁 物语 古韵 等小辑 ,每辑内容各有侧重 ,又互相照应 ,其主旨表达却

始终围绕一个 乡 字展开。无论切入点 是投放在山水本身还是依托在山水之上的地域文化 , 乡 字即包容。他不仅在走 ,在看 ,他还在思 ,在问 ,在思考中注入更多的 期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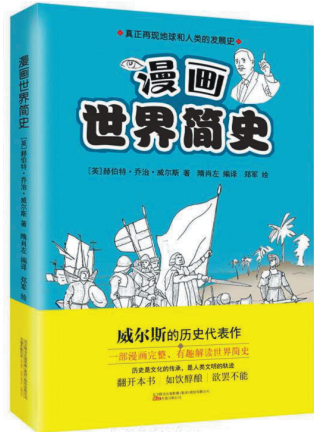
周树根的散文书写 ,有三个层次。一是场景的再现中 ,所有山水都是经过情感洗涤和包装的山水 ,当他在 呈现 时 ,其实也在隐藏内心深处最隐秘的那一部分 ,这种寓内于外的情感打开方式构成意义指向的 双重性 ;二是叙述的 轻笔触 与山水间所容纳的别样 宁静 形成呼应 ,从而令在俗世喧嚣生活背面的一颗躁动之心得以安放得以皈依 ;三是在山水的澄明中架构繁复厚重的地域文化 ,这种山水与文化的勾连互成寄托 ,从而彰显其文化生长的源泉与魅力。

夜色渐浓 ,溪滩的草丛里 ,竹林间 ,响起了阵阵的虫鸣声。月亮也慢慢爬上了山顶 ,挂上了树梢 ,想偷偷地窥视一下人间的夜景 ,却不经意滑进了溪里 ,湿淋淋地荡漾在水面上 (《夏日溪口》)。

从山水出发 ,以家乡地域为源头 ,一路行走 ,一路找寻山水间的精神原乡 ,这或许已成景宁作家周树根书写的一个方向。

显然 ,这种立足于精神上的 寻找 ,一方面得益山水滋养 ,另一方面来自个体生命真切的情感体验。当它们相附相依 ,融之为一体 ,这个由山水熔铸的世界 ,才真正为 精神原乡 的构建提供无限的可能性。

新书速递



《漫画世界简史》

本书用漫画的形式通俗易懂地向读者普及历史知识 ,在历史中领略人类文明无与伦比的魅力 !《漫画世界简史》是英国知名作家威尔斯撰写的一部颇具特色的世界史。作者抛弃了堆积枯燥的文学史料 ,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将对古代埃及、古代希腊罗马、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冗长繁杂的文学史料简化精炼 ,简洁明了、脉络清晰地再现了这段历史 ,从空间中的世界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 ,无不渗透出宇宙之旷达、生命之奇特、以及人类无穷无尽的欲望。



《面纱》

女主角经历堕落与背叛 ,也来自省与回归 ,幡然醒悟和谐的婚姻应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之上 ,爱情和责任合二为一才可能促成好的婚姻。《面纱》是毛姆根据自己于 1919 ~ 1920 年游历中国的亲身经历创作而成的 ,故事中描绘了山清水秀远离都市的 湄潭府 ,王朝覆灭后颠沛流离的满族格格 。小说将爱情与背叛、死亡与幻灭的主题细致刻画 ,使之成为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貌美但虚荣的英国女子吉蒂为了避免自己变成无人问津的老姑娘 ,匆匆与性情孤僻的细菌学家沃尔特步入婚姻 ,并随其来到中国。但婚后沃尔特的木讷寡言、刻板严肃令吉蒂颇感孤独失落 ,渴望爱情的她疯狂地爱上了表面风流的助理布政司查理 唐生。这段关系的败露令沃尔特羞恨交加 ,他将吉蒂带到了霍乱肆虐的偏远城镇。在爱情、背叛与死亡的漩涡中挣扎 ,经历了生死离别与幻想破灭后 ,吉蒂逐渐找回了生活的勇气和意义 ,获得精神的成长与救赎。

阅读沙龙

欲望之城的恶之花

对海飞长篇小说《江南役》中的人物 灯盏 的剖析
吴问西(庆元)

把女人比作花 ,喻体多为圣洁的睡莲、纯净的百合抑或淡雅的丁香。可是偏有这样一种女人 ,她们是盛开在夜色中的罂粟 :邪魅、挑逗、诡异、阴冷。海飞长篇小说《江南役》中的灯盏 ,就是这样一朵恶之花。

灯盏长相美艳、智慧超群 ,连作者都忍不住由衷感慨 这个瞬息万变的女人 ,虽然一身破破烂烂的衣裳 ,却的确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娇媚与风情。所谓娇媚与风情 ,李渔形容得极好 媚态之在人身 ,犹火之有焰 ,灯之有光 ,珠贝金银之有宝色。女子一有媚态 ,三四分姿色 ,可抵过六七分。

更何况灯盏的姿色不止三四分 ,书中有直接的描写 灯盏是个十分漂亮的女人 ,你要是只看她的眼睛 ,就绝对看不出她的内心。十分姿色加上十足媚态 ,简直天生尤物。灯盏的媚态 ,表现为 主动展示身体 与 主动示弱 。灯盏主动展示身体并非单纯的自我物化 ,而是自主表演身体 ,直至掌控男女之间的情欲互动。主动示弱 ,则是在男人面前主动显示自己柔弱化、女性化的一面 ,扮演乖巧模样 ,惹人生怜。

蛇蝎美人灯盏可以在多个身份之间自由切换 :她一会儿是倭国深潜于杭州城的心狠手辣的间谍灯盏 ,一会儿是昆腔戏班子里娇娇俏俏的鲤鱼 ,一会儿是西湖画舫船上凄凄惨惨的杨梅 ,一会儿是南屏山上疯疯癫癫的傻姑 。当她是灯盏的时候 ,透过小说中江南火器局总领赵世真的眼睛 ,我们看到她 异常年青 ,像一盆蓬勃的水仙 ;当她是鲤鱼的时候 ,透过山雀的眼睛 ,我们看到她 像一条全身光滑的鱼 ,渐渐向自己游了过

来 ;当她是杨梅的时候 ,透过土拔枪的枪眼 ,我们看到她 站在雨中 ,身影楚楚动人 ;当她是傻姑的时候 ,透过赵刻心的眼睛 ,我们看到她 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 ,头顶上却插了一朵行将枯萎的野菊花 。

在模式化的谍战小说写作中 ,女性角色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受害者 ,她柔弱、娇小 ,如果不出意外 ,往往表现为男性的附庸 ;一种是加害者 ,她有能力和智慧去完成一桩桩精巧的谋杀 ,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享受。但是 ,这两种角色却没有一个能够逃脱 情 字的困扰 ,我们总能够发现其背后的情感逻辑。所以即使是加害者 ,即使杀了许多人 ,我们还是会认可她是一个 人 ,而不是一架欲望机器。

然而 ,在海飞的笔下 ,这种模式逐渐被打破。在《江南役》中 ,灯盏俨然成了美貌、智慧与邪恶的化身 ,只要她愿意 ,她可以任意玩弄人心 ,甚至决定别人的生死。她完全摆脱了 情 的束缚 ,可以为完成破竹令计划随时随地和任何男人翻云覆雨。她有着坚强的意志、变幻的身份、无情的手段 ,这些特质像坚硬的铠甲紧紧包裹着她。我们甚至可以说灯盏很 强大 ,她身上有一种勃发的力量感以及异样的魅力。事实上 ,正义力量与邪恶力量的区别本就不在能力 ,而在品格。同时 ,邪恶力量越是强大 ,越能体现正义力量的伟大 ,越能凸显《江南役》主题的深刻。在海飞写意的万历年间江湖风云背后 ,单纯美好、纯真无邪的乖乖女在合上书卷之后便略显平淡 ,出彩的反而是这朵兴风作浪、令人不寒而栗的恶之花。